



庞婕蕾暖意成长悦读坊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新获奖作家优秀作品

风吹许愿树

庞婕蕾 ★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庞婕蕾暖意成长悦读坊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新获奖作家优秀作品

风吹许愿树

庞婕蕾★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吹许愿树 / 庞婕蕾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6 (2015.7 重印)
(庞婕蕾暖意成长悦读坊)
ISBN 978-7-5397-8049-8

I. ①风… II. ①庞…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94169号



PANG JIELEI NUANYI CHENGZHANG YUEDUFANG FENG CHUI XUYUANSHU

庞婕蕾暖意成长悦读坊 · 风吹许愿树

庞婕蕾 著

出版人: 张克文 总策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策划统筹: 王慧敏 宣晓凤
责任编辑: 陈明敏 责任校对: 邹晓燕 特约编辑: 陈洁 林君
插画绘制: 胡桃 责任印制: 田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 (办公室) 63533524 (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 合肥华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5 插页: 16 字数: 79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4次印刷

ISBN 978-7-5397-8049-8

定价: 1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001

意外重逢

.....

第二章

018

怕被你宠坏

.....

第三章

030

熟悉而又陌生的人

.....

第四章

047

我希望是你的一颗牙齿

.....

第五章

063

谁的守护天使

.....



有一点动心

.....



幸福从来都是假象

.....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



渐渐遗忘

.....



你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

第一章

意外重逢

.....

—

和许博的重逢纯属偶然。

清清积极参与了音乐电台的“抢票”活动，拿到两张在 F 大学举行的五月天见面会的入场券。

我们六点半准时到达 F 大学的体育馆，等了足足一个钟头才有主持人上台。这位主持人东扯一句，西扯一句，也不管底下的人因为等得不耐烦已经开始喝

倒彩了，他依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在那讲着冷笑话。

“当主持人一定得脸皮够厚啊。”清清感叹道。

“得有一种被观众的西红柿砸了也硬挺在台上的气势。”我补充道。

终于，主持人说累了，下台走人，紧接着是一个又一个学生乐队上台表演。

“如果这世上有卖后悔药，别跟我抢，我要第一个买，第一个吃！”清清绝望地倒在我怀里。她准备先眯上一会儿，等到五月天出现时再献出热情，而我就在这时发现台上那个乐队的吉他手很像许博。可是记忆中，许博应该是拉小提琴的啊？正当我想往前走走去看看清楚时，乐队下场，走到后台去了。

没等清清清醒过来，我就起身去演员休息室找许博了。

“哎哎，这是演员休息室，你不能进去。”门口站着几个大学生志愿者维持秩序。

“我是学生记者，想要采访一下你们乐队。”我从书包里掏出前两天才办好的《中学生报》的学生记者



证，递给那个面孔板得非常难看还长满了青春痘的男生。

“哈哈，中学生记者？我们的乐队成员可都是大学生，好像和你们关系不大呀。”他拿过去瞄了一眼，“扑哧”笑了出来，带了点不屑。

“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呀？别瞧不起人，我们的报纸发行量大着呢。”我的脸瞬间开始燃烧——第一次用记者证就被当众嘲笑，面子上真挂不住。

“没办法，我们得到的指示就是，不能让观众进入休息区。”他抱歉地摊摊手。

“我说了我不是观众，我是学生记者。”我恼羞成怒，“你这人真不讲道理。”

“好了，小朋友，五月天马上就上场了，你回到座位上去吧。”

什么？叫我小朋友？有没有搞错？我气急败坏，真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闯进去再说，却听到背后有个声音响起：“小贝！你是小贝吧？”

我回头一看，看到一双明亮的眼睛，看到一对狭

长的酒窝，看到一个久违的熟悉的微笑，看到嘴角的一颗痣，看到一个帅气高大的男生。

“许博，真的是你呀？”我兴奋得嗓子都快哑了。不管那个刁难我的大学生如何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我扑了上去，抓住许博的胳膊，想把他看个仔细。他好高，我只得仰起头看着他。

“我刚才在台下看到台上有人很像你，就跑到后台来了，没想到还真的是你。嘿，真的是你呀！”我围着许博转起了圈，哈哈，他居然长成大帅哥了，要是清清看到，一定会持续尖叫十秒钟以上。

分隔多年，意外重逢，竟没有一丝生分，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

二

许博是许叔叔的儿子，许叔叔是老爸的朋友，常带着许博到我们家“蹭饭”，因为许博的妈妈在广西工



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上海住一个星期。从外表上看，许叔叔一点都不像工程师，袜子从来都是不成双的，左脚白袜子、右脚黑袜子那是常有的事，而一件呢子大衣穿一整个冬天那也是常有的事。许叔叔都这样了，那许博就更别提了，头发乱糟糟的，裤子上的洞不止一两个，所有的衣服都是可以两面穿的，等到两面都脏了，许叔叔才帮他洗。那时，许博一到我们家，妈妈就会把他的头摁在脸盆里。妈妈说，他要是再不洗头，虱子就要多得满地跑啦。

许博是个小邋遢，虽然比我大四岁，可我硬是不肯叫他哥哥，而是叫他邋遢大王。虽然他邋遢，可是在小学校里有很多女生都喜欢和他讲话，一下课就围着他的桌子，送给他糖或者把连环画借给他看。妈妈说，许博真是一个好看的小男孩，长大了一定会有更多女生喜欢他。我才不信，我一点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老来我们家蹭饭，而且每次吃的都是我的两倍！吃完了，还喜欢在我的床上蹦来跳去，我真担心哪天晚上我睡到半夜床突然散架！

为了练他的“坐功”，许博被他老爸送到少年宫学书法，可是他把毛笔、宣纸扔进垃圾桶，不要命地逃出了少年宫。路过一家琴行，他看到有个年轻人在拉小提琴，很帅气，于是缠着他老爸给他买了一把小提琴。据说，许叔叔把全部的私房钱都取出来了，才买了这把小提琴。

我最烦许博背着小提琴趾高气扬的样子。有一次趁他午睡的时候，我把他的小提琴扔在放满了水的浴缸里，然后神清气爽地去找娜娜玩。我们把积攒了一个夏天的棒冰棍子拿出来，玩“吃棍子”的游戏。娜娜赖皮，总说我的呼吸声音太大，影响了她的发挥。我把赢来的棍子扔在地板上，很潇洒地走人了。哼，如果娜娜不来跟我道歉，我就再也不理她！

快到家的时候，我看到门前的梧桐树上飘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有一条短裤上居然还有一个香烟洞，丢人哦！突然，我还看到有一条花裙子缠绕着一把小提琴！晕，很眼熟，是许博的吗？

“喂，臭丫头，是你把我的小提琴扔在浴缸里的



吧？”许博气急败坏地从那条破短裤下钻出来，手里还拿着晾衣竿。

哈哈，潮湿了的小提琴会在太阳底下慢慢晒干吗？

我撒腿就撤离“犯罪”现场，逃到了娜娜家。我们什么都没说，继续玩“吃棍子”。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我发现许博和他爸爸已经离开了。老妈的手油腻腻的，在已经看不清原来颜色的围裙上使劲擦了擦，然后拨了一下额前的碎发如释重负地说：“他们终于不再来蹭饭了。”

许博和他爸爸去了广西，投奔他老妈去了。太好了，我高兴得差点用手走路了！

三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博已经长成妈妈所说的好看的大男孩了，而我们居然又重逢了！

“这就是缘分呀。”清清摇头晃脑地说。

“可是你不知道，当初我觉得他很讨厌的。”我说。

是我长大了，脱去了稚气，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对许博的讨厌荡然无存，相反，我很期待能看到他，和他说说话。

我就读的 F 大学附中和许博所在的大学靠得很近，穿过一条小马路就到了。我后来经常在放学后去看许博他们乐队的演出，他们在简易的舞台上唱一些校园民谣或者自己写的歌。许博在台上的状态特别好，身体跟着节拍律动，汗水潇洒地挥洒在空气中。如果台下观众反应热烈的话，许博就会更带劲，用清清的评价就是“人来疯”。我在台下，看着许博，熟悉而陌生，当年那个哭着喊着要拉小提琴的男孩现在居然玩起了吉他。每次都会有女歌迷上台送些小礼物给他，比如一个手机挂件、一只抱抱熊，甚至是一袋巧克力。而这些东西，许博最后都会送给我。

“要是那些女歌迷知道，一定先揍你一顿，然后痛哭流涕。”我开玩笑说。

“出专辑了，她们能买正版的，我就满足了。礼物



我倒是不在乎。”许博有些无奈，“不过，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

“会的，会的，你唱得那么好听，一定会有唱片公司签约你的。”我忙不迭地说。

“现在娱乐圈那么乱，不是凭实力就能红的。”

“要是以后我赚大钱了，我出钱给你发唱片。”我说。

“哈哈……”许博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等你赚钱，我的白头发都该出来了。”

真希望能快点满足许博的心愿，可是正像他说的，等我赚钱，是猴年马月啊。

“你可以买彩票啊！”清清知道后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说不定哪天你就中五百万了。不对，五百万现在也不够花了，得中个两千万什么的。”

我没有告诉清清，我后来真的每天从早饭钱中省出两块钱——一杯豆浆的钱，拿去买彩票，然后像那些狂热的彩票爱好者一样，等着每期开奖。

“又没中。”路过彩票亭时，我停下了脚步，看着





那块小白板上的中奖号码，从书包里拿出自己前天买的彩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叹了口气，正准备离开时，被正巧路过的许博叫住了：“小贝，嘿，你干吗呢？你也买彩票？”

“是啊，是啊，就想着哪天中奖发财了，就可以不用读书了，拿着大把的钱去周游世界呢。”

谎言脱口而出，我竟也说得如此顺溜。

“要不要我骑车带你去从前的家逛逛？”他问。

“当然！”我没有犹豫，就跳上了他的自行车后座。

再不去，怕没有机会了。

那条幽静的小弄堂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动员拆迁的标语，原来，城区改造也波及了这里。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正在慢慢消失，长大的过程或许就是一个不断告别过去的过程。

“我和爸爸去了广西之后，你们生活得怎么样？好像我爸写信到你们家又被退回来了。”许博把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踢得飞起来。

“我们搬家了，妈妈买了大房子。”我说，“很大的房子，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常常是我一个人在家，闷死了。”

“是吗？”许博停住脚步，在我的脸上逗留了几秒说，“你居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小时候有多嚣张。”

“有吗？我一直觉得‘嚣张’二字和我绝缘呢。你呢？为什么放弃小提琴去弹吉他了？”我问。

“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吧。”许博沉默了。

我们不再说话，而是从弄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许博的脚步声听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每一步踏下去似乎都那么不快乐。

“邋遢大王！”我叫住他，“嘿嘿，你到广西以后，还有人这样叫你吗？”

“天哪，拜托你忘了这个称呼吧，那简直就是我童年最大的耻辱！”许博大叫起来，“你这个小丫头真是不厚道！”